

论影视人类学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新生态发展

黄 橙

(昆明城市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 影视手段正在人类文化研究中的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各类短视频平台上, 少数民族地区民众成为了表达主体, 进行了大量碎片化的内容输出。这是一种特殊的大众文化, 与以往的人类学片截然不同, 有时会迎合商业需求, 有时又会遇到一种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的介入, 是一种值得被研究的新的影视人类学发展方向。本研究认为, 这些内容不仅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 也为引导影视人类学家选择题材和素材提供了更广阔的范围。

关键词: 影视人类学; 短视频; 新发展

笔者曾多次到大理剑川短住, 在这个白族人口比例占到90.1%、全国白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县, 白族人很喜欢在闲暇时走家串户、相聚聊天, 笔者注意到剑川民众不论男女老少民众都展现出一个趋势——“刷手机”的人越来越多, 且人们都对新媒体平台的使用有相对较高的熟练度。在剑川短住期间, 当地年轻人推荐给笔者的几个在抖音上本地“网红”引起了笔者浓厚的研究兴趣。他们中有的记录白族的传统仪式, 有的分享白族美食, 有的进行白语教学, 有的表演白族歌曲。这些看似随意的拍摄与碎片化的记录中, 其实有大量的值得人类学者进一步思考与研究的内容。

新媒体时代, 无论是人类的生存方式、看世界的方式、还是自我认知的方式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人类学者也开始研究影视语言中文化符号与视觉表征。社交媒体为少数民族地区民众提供了一个相较于线下生活更为稳定、更为理想的社交平台,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他们新的居所。话语权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少数民族地区民众, 成为了表达主体, 进行了大量碎片化的内容输出, 这些内容客观上成为了新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方式。

在国内, 以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搜狐视频等为代表的视频网站和以抖音、快手等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上; 在国外, 以Twitter、Instagram、Facebook等为代表的社交平台上, 少数民族地区居民拍摄上传了大量有着独特“自我视角”的视频; 研究者、旅行者和短居者也拍摄上传了值得探讨、研究的“他视角”的视频。

这些作品并不是现实本身的复制品, 而应该作为需要批判地理解或阐释的作品被人类学者关注。目前, 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新媒体的发展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和传播产生的影响, 占较大比例的研究方向是研究新媒体的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的影响; 或针对某一特定平台的文化传播手段与内容进行研究。但是, 关于影视人类学在新媒体时代的发展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缺乏严谨的讨论, 亦缺少扎实的“田野调查”, 多属于思辨性研究, 以描述现象和提出对策为主, 结论较为空泛。

在民族地区, 越来越多的人有意或无意地拍摄人类学议题的相关短片, 这种自发的展示行为最集中的展示平台就是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社交媒体, 这些平台上的短视频拥有了即时拍摄、快速编辑和同步分享等特点, 之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人类学研究主题选择、研究影视人类学中“自我视角”的表达等内容都有独特的意义。而这种新媒体技术与影视人类学的“互动”, 对艺术创作、主客体关系、受众感受等多方面也带来了影响。因此, 笔者拟就影视人类学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新生态发展进行基于虚拟

民族志的研究。

一、研究方法

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研究方法的两个方面: 一是与研究对象的沟通方式, 由面对面的沟通可改为文本、视频等方式进行非面对面沟通; 二是研究对象在网络空间的实践多样化, 导致人的活动情景无限拓展。因此, 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不能完全适用于影视人类学在新媒体平台上发展之研究, 笔者采用虚拟民族志, 利用互联网进行民族志研究。

具体方法如下:

文本分析法。选择在“刻板印象”中用户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抖音作为研究平台, 分别研究人类学者、一般影视工作者、“本地网红”、游客已发布的与人类学议题相关的视频在标题制作、文案写作、主题选择、内容结构、影视手段、互动方式等内容上的特点,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平台及不同发布者之间的对比研究。此外, 从相关视频的发布数量、点赞数、转发数、评价倾向等方面研究其在保存、交流民族文化方面起到的作用。

深度访谈。笔者拟将在线的访谈与线下面对面深度访谈的方法结合起来, 对不同类型的影视人类学在社交平台上的实践者进行研究, 结合网上的文本和被研究者线下的生活对一些具体问题获得“解释性理解”。特别是针对人类学片的制作者进行深度访谈, 获取其在主题选择、视频制作中以何种途径从社交平台上获取灵感等相关问题的相关信息。

参与式观察。1、网络参与观察。对重点研究的对象在网络上进行密切互动, 追踪其实践体验, 对其在制作、发布视频过程中的相关背景及其自身对实践内容的解释获得一定认知。2、实地观察。对重点研究对象进行面对面生活观察, 观察和了解其日常生活, 了解其在线上、线下的异同之处, 获取进一步的感性认知。

二、结论

(一) 人类学议题相关的短视频对传统影视人类学片的定义提出了挑战。在过去的十年间, “文化”或“学科”已经越来越难被定义, 人类学议题相关的短视频也对人类学片的定义提出了挑战。这些视频有大大有别于传统视听语言的表达方式, 为了满足娱乐功能, 这些视频也相应的在多方面做出调整, 比以往的任何人类学片都更具有商业价值。与此同时, 网民“点赞”“转发”“评论”等行为也会对视频内容造成影响, 帮哥的龙珠茶(抖音号: 70037467599)告诉笔者, 大多数的内容创作者都会根据视频的数据表现来进行调整, “好的数据是最大的动力”, 他认为, 人类学研究者最应该做的是寻找相应的方法来利用人类日新月异的在

互联网社交平台上的视频，而不是完全信赖和依靠这些视频进行研究。

(二) 短视频成为抢救和传承民族文化的有力工具。

许多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本身具有人类学价值的内容。这些视频的拍摄者虽然大多没有人类学知识，也没有系统掌握影视知识和技术手段，但却以更自由、更富趣味性的方式将少数民族文化呈现出来，这无疑拓宽了目前影视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并为抢救、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提供了一个广泛而易于传播的平台。民族传统节日和仪式、民族音乐、民族服装、民族故事传说等容易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上获得了大量的关注。而受众点赞、评论、观看的行为又进一步促进了内容创作者的创作激情，从而让这类视频呈现生生不息之势。比如张树根（抖音号：v13988511155）不仅用航拍的方式展现大理的油菜花田等美景，还有大理马帮支援边疆的系列白族访谈，甚至还记录了白族新生儿“立火把”的仪式和火把上的吉祥物。比如白族小金花（抖音号：zcjtxdy666），在她拍摄的视频中，有意识地在所有视频中都身着白族传统服饰出镜，有记录白族传统乐器弹唱、特色美食、白族话教学等内容；也有颇具“抖音”风格的恶搞视频和自导自演剧情小视频。而2022年5月由傣族小伙创作的《我是云南的》的抖音话题播放量更是超过了17亿，将傣族的语言文化向全国传播。比之以往常常被“束之高阁”的研究成果，这些“唾手可得”的播出平台和视频制作器材，让每一个对人类自身、对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感兴趣的人，都能更便捷地获取信息。而之于少数民族文化抢救工作而言，这样“全民参与”的形式，也必然为影视人类学带来新的发展，并找到一种延伸向公众审美领域的民族志影像新形式。

(三) 这些视频为引导真正的人类学家选择题材和素材提供了更广阔的范围

短视频平台上与人类学议题相关的视频因为其时长限制和互联网的传播特质，具有鲜明的“碎片化”特质，与通常需要扎实田野调查的人类学研究相去甚远。虽然无法被直接视为科研成果，但是这些视频却为真正的人类学家提供了极佳的研究思路和简洁生动的一手案例。比如，鸟木（抖音号：NMxiao666）经常拍摄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拍摄婚礼仪式和庆祝活动，有时甚至耗时多个月进行资料搜集；白族阿月一家人（小红书号：6570235313）则通过记录日常生活，展现了家庭关系、社区组织，也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笔者曾采访到在哀牢山从事特产售卖工作的傣族小伙小普，他提到，他喜欢刷短视频的原因之一是，很多本民族的人会通过短视频平台反映一些社会问题和挑战，“有一些事其他人无法感同身受的”，小普认为，很多人只关注传统风俗习惯，但却不关注发展过程中的难题。彝族学者沙月林提到，通过看短视频，他发现了很多以前从未关注的彝族文化习俗和传统，也看到了从这些短视频中显现出的一些社会问题。可见，这样广阔的一手信息，可以为人类学家带来丰富广阔的探索空间。

(四) 民族地区本地居民和“外来者”在人类学相关议题视频拍摄上的异同，为人类学片中“我视角”和“他视角”的视角选择提供有新的传播特质的比照

“我视角”，即由拍摄者自身所述的视角，从法国人类学家让·鲁什开始，人类学家们就没有放弃过让被摄对象参与到创作当

中，中国的吴文光也曾经通过“村民影像计划”让被摄者成为了创作主体。如今，通过短视频平台，民族地区的本地居民成为了内容制作者，不管是随手的记录，还是出于商业目的分享，都让他们成为了曾经人类学家梦寐以求的“我视角”提供者，展示拍摄者的生活情态和其与所在文化环境产生的互动及情感链接。而与此同时，相较数量极少的人类学家们，大批非本地居民也作为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或地域“外来者”提供了一种“他视角”，通过跨文化的视角带来了更丰富的观察和思考。以往的人类学影片多由专业人士摄制，但互联网让原本的“被摄者”成为了“摄影者”，这提供了研究者探索摄影者和被摄者之间关系的更好的对象。而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拍摄者也为这些视频提供了更多元的研究维度，从而让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具备了更丰富和多元的视角，也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更多可供比较和分析的素材。

(五) 社交平台上的人类学议题相关的视频的“展示价值”和于人类学价值并重

通过与云南省剑川县志撰写者张笑的深度访谈，不难发现学者们对短视频上传播的民族文化内容多有担忧。张笑提到，许多短视频为了迎合市场需要，出现了夸大、扭曲或错误呈现民族文化的倾向，使得少数民族文化有可能成为受众眼中的“笑料”。有时候，民族文化元素只被当作一种满足猎奇心理的传播工具，失去了文化元素背后的真实意义。这种担心不只是针对与少数民族议题相关的短视频，事实上，这样的争议伴随了新媒体发展的整个历程。但本文认为，人类学议题短视频的固有庸俗化的风险，和传统人类学纪录片也从选题、拍摄到制作上都显示出巨大差异，但这并不影响其具有的人类学价值。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正在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所谓“庸俗化”也是这种变化的一部分，而短视频正是这种改变的记录者。另一方面，人类学家的使命之一就是促进跨文化交流和对话，“庸俗化”或“迎合市场”本身，也许就是这些内容制作者用以和其他文化交流的方式，而这种交流的主动性和传播效果，是传统人类学纪录片可望不可及的。

三、结语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学本身也在不断更新，在社交媒体上，无数个专业或非专业的视频制作者使人类学片的拍摄主体不再只是人类学家，其展示“研究成果”的平台也不再只是学术领域的期刊、杂志或放映会，前所未有的广泛的传播平台，让所有对人类自身感兴趣的人，都有了获取一手信息的可能。

因此，影视人类学在短视频上呈现了各类的新生态发展，可以帮助探讨如何让大众都成为潜在的人类学片拍摄者，又如何将人类学家和大众拍摄的人类学议题的视频回馈人类自身，让更多人通过网络平等相视、互解互谅、面对矛盾。

参考文献：

- [1] 罗易靡. 看事物的方式：欧美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取向[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7(3): 79-87.
- [2] 王心远. 流动生活中的在线社区：中国新生代农村移民社交媒体使用的人类学研究[J]. 传播与社会学刊, 2018.
- [3] 龚诗尧, 陈刚. 他山之石或可攻玉——当影视人类学遇见新媒体[J]. 广西民族研究, 2019.